

# 夜讀馮至

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

「你同她的隔離是海一樣的寬廣／縱使是海一樣的寬廣／我也要日夜搬運着灰色的磚泥／在海上建築起一座橋樑／百萬元恐怕這座橋也不能築起／但我願在幾十年內搬運不停／我不能空空地懷望着彼岸的奇彩／度過這樣長這樣長久的一生……還記得年少時的我，初讀這首《橋》，被深深震撼：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軍閥割據、民不聊生，有機會留在德國大學執教的馮至，毅然回到祖國，在歸國的船艙裏寫下這首詩，並將自己的後半生築成中西文化的「交流之橋」。人的一生總有許多抉擇，堅定不移的家國情懷，方能讓自己不負時代。

大學時，循着馮至的詩，我發現他的思想和精神軌跡更值得探究。縱觀其一生，他從不間斷思考，他的生活即思想，他思想中閃現的沉潛、堅忍、天地境界、人民性等等精神之光，時常照到自己的內心，照亮前行之路。從早期的孤獨，到對孤獨的克服，到隱忍、堅守，再到斷念、蛻變，到「人民性」，他的探索之路，展示了一個現代知識

分子寶貴的自我克服與不斷否定，也代表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個體意識的萌生、發展及其與社會現實的碰撞與融合，最終放下「個我」、在時代發展與祖國和人民的需要中實現「大我」。正如他在《我們天天走這一條小路》中寫道：「我們天天走着一條熟路／到我們居住的地方／但是在這林裏面／還隱藏許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我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能夠終其一生保持自我克服、自我否定的勇氣，努力在時代所需、自己所長的領域裏不斷精進，這既是難能的自我修煉，亦是對「報效祖國」的自覺踐行。

來港這幾年，每每思考人生，我總會想起馮至的詩。特別是香港經歷前年的「修例風波」，彌補社會撕裂需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發自真心的熱愛香港，貢獻自己所能，齊心協力前行。我們的香港，我們應該懷着怎樣的心情去愛她？「哪條路、哪道水，沒有關聯／哪陣風、哪片雲／沒有呼應／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夜讀馮至，我又一次在先生曠闊的精神世界裏，找到了深沉的答案。

# 望鄉(外一首)

寒衣着已盡，  
春服與誰成。  
鄉關在遠方，  
游子盼歸期。

藝苑草  
李風



## 無欲

心如止水，  
無欲無爭。  
晨迎紅日，  
暮仰星辰。



燈下集  
趙陽

初冬之夜，憑窗遠眺：青馬大橋燈火闌珊，馬灣島濤聲陣陣、夜風鼓蕩，整個城市似在南中國海的懷抱之中如孩童般恬然睡去。我傾心並浸染於這樣的景致，不知不覺已有五個年頭。「你像一個燦爛的春，沉在夜裏。」此時此刻，馮至先生的這句詩，如精靈一般，閃過我的腦海，並引着我，向他人生的那片海遊而去。

作為「學貫中西」的一代大師，馮至先生兼有多重身份：他是詩人，被魯迅先生稱譽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創作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是中國新詩的代表作和里程碑；作為學者，他一生致力於外國文學的教學、研究和推廣，為中國培養出一批優秀的日耳曼學者；作為翻譯家，他從事翻譯工作六十年，堪稱中國德語文學翻譯與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然而，於我的人生來說，馮至先生最大的意義在於：他的詩歌與精神軌跡，指引我深刻理解一個

# 從泥土中長養

當我見到張光宇回顧展「為了前方——張光宇藝術十二燃」新聞稿中的攝影作品《四十八連拍》時，第一時間想到美國普普藝術代言人安迪華荷(Andy Warhol)在一九六〇年代創作的那些為人熟知的自拍影像。熟悉歐美當代藝術史的人常將這位特立獨行的美國藝術家視作「自拍鼻祖」，殊不知，時間退回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三〇年代，來自遙遠東方國家的畫家張光宇，已在把玩「自拍」並樂在其中。



黛西札記  
李夢

筆。的確，《大鬧天宮》是張光宇的代表作，卻不是讓他在中國當代美術史成名的唯一作品，他的另一部漫畫作品《民間情歌》，同樣讓人觀後難忘。

張光宇曾被藝術家廖冰兄譽為「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筆路藍縷者」，盡一己之力為中國當代美術和設計的發展探索創新。他初入藝術世界，以京劇布景創作人的身份。十四歲已在上海京劇院後台寫生的他，從那些百變臉譜中學到如何拿捏角色生動的表情，並如何善用線條和色彩。

穿行在市井的童年生活，令張光宇的創作從來不曾走離「民間」。他看重藝術的至情至性，看重藝術的「拙」，尤其喜歡情歌中素樸熱烈的意味。《民間情歌》系列插畫，以畫配詩，畫面簡潔敞亮，不施粉黛，寥寥數筆卻意趣盡顯。畫旁文字更是生動，活潑潑從泥土中長出來，不含蓄也不扭捏，表意之直白、用情之淋漓，按照此次展覽策展人吳洪亮的話說，可謂「光彩照人」。

當畫家夏加爾從猶太民俗中汲取養分，當畢加索關注非洲原始藝術，中國畫家張光宇的這一組《民間情歌》，讓慣常認為東方文化含蓄內斂的我們，得以領略另一重更光亮更熱烈的風情。

與安迪華荷那些深沉嚴肅、像是在故弄玄虛的自拍影像不同，張光宇這些自拍作品都是好玩搞笑的模樣，與他的繪畫風格頗為相近。出生在一九〇〇年的張光宇，是全能型藝術家，用現在時興的講法，可說是民國年代的「斜槓青年」，是插畫家，是攝影師，還會設計傢具。而要說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恐怕是動畫電影《大鬧天宮》的美術設計師。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間，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長篇動畫電影《大鬧天宮》，曾是數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其中的動畫形象，像是糊塗的玉帝、狡猾的太白金星、機靈的孫悟空以及天真的哪吒等等，都出自張光宇的手



張光宇創作的《民間情歌》系列作品之一。作者供圖

# 隧道盡頭的曙光



跨年夜，倫敦旅遊熱點肯頓市集人跡罕至。美聯社



英倫漫話  
江恆

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過，電話另一端傳來英國友人老魏的聲音：「謝天謝地，我還活着！」聽得出，他在試圖保持平靜，但語氣中分明五味雜陳，有痛苦、憂傷、鬱悶、無奈，這些又何嘗不是大多數人在過去一年經歷疫情的切身感受。

在近日鋪天蓋地對二〇二〇年的回顧中，已很少見到以往那樣講述着不捨和眷戀，幾乎一邊倒的是決絕的告別，再見了「瘟疫之年」、「死亡之年」、「孤獨之年」、「絕望之年」，彷彿這短短的一年裏就承載了人類幾百年歷史的全部苦難，這樣痛苦不堪的一年不要也好，告別就告別得徹底，就像撕掉日曆本那舊的一頁，無需割捨，不再回望。

「如果二〇二〇年真能夠從此翻篇，就像一場噩夢，第二天一睜眼，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該有多好」，老魏感慨之中，也道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新年開啟，疫情依舊。雖說眼下疫苗施打已在全世界範圍內正式鋪開，但疫情蔓延的勢力並未停止，大家仍要繼續與病毒作戰，特別是對於那些旅居英國的廣大華人華僑，要面對更為兇險的變種病毒肆虐，終日坐困「危城」，企盼黎明。

老魏描述了倫敦因疫情封城的情景：往年聖誕節禮日(boxing day)，是各類商鋪大甩賣的日子，是購物者的狂歡節，但今年他所住小區的高層街卻冷冷清清，人氣全無，所有的店鋪都關門，街上只有一兩個人，如幽魂一樣飄在空蕩蕩的大街上。他說，今年聖誕在疫情籠罩下，倫敦，英國，還有整個西方世界，都變成了鬼街、鬼城、鬼國和鬼界。

華人圈裏的壞消息也接踵而至：有幾位華人聚在一起打麻將，結果被傳染了，發高燒被送到了醫院；唐人街好幾家商店的員工可能中招，不得不關門歇業。就在幾天前，中國著名翻譯家傅雷之子、旅英鋼琴家傅聰不幸染疫入院，兩周後因病情惡化而去世，當噩耗傳出後，華人在社交平台上紛紛點起悼念蠟燭，既是為一代音樂大師，也是為互相鼓勵打氣。

來自全英學聯的薛博士告訴我，自從英

國去年十二月中旬因發現變種病毒而被許多國家斷航之後，留學生受到了最大的影響，不僅課程延誤，很多人也不能按計劃回家過新年，只能留下來做長期抗疫的準備。我聽過最誇張的一個例子，一位去年秋天去曼徹斯特大學讀書的學生，幾乎上的全是網課，一學期結束了，也沒見過老師和同學，做研究只能上網找數據。長時間的網課學習，加上外出的減少，部分留學生開始出現了厭學的心理，用他們的話來講就是「關到自閉」。

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留學生，很多從事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華人也無法幸免。前英國廣播公司中國事務部主編、資深媒體人老陳說，他原本在倫敦籌辦的中英交流活動，以及回中國的計劃都被迫取消，一些以組織中英文化交流的公司，比如組織小學生遊學團、組團來英旅遊的公司等，今年差不多無所事事，經濟上顆粒無收，不少華人導遊只能轉型做線上的英國旅遊講座、知識課堂等，有些人甚至改行去經營線上超市，也有些人乾脆回中國尋找發展機會。

英國女王在此前發表的聖誕文告向全民呼籲，為了安全起見，大家連一個簡單的擁抱和握手也將無法做到。她話音未落，在疫情中苦苦掙扎了近一年的華人就紛紛吐槽，感嘆「聖誕節只能乖乖在家吃火雞」，「鬱悶的只能啃中國小吃，慶祝哪裏也去不了」，透過互聯網來歡度聖誕和新年，也成為很多華人團體的不二之選。

疫情了很多期，除了無奈，還有憤怒。在英國打拚了近三十年的商界精英老徐批評，約翰遜政府在抗疫上軟弱無能，總是懷抱僥倖心理，很多時候不肯下決心，一些抗疫措

施只是做表面文章，導致疫情不斷反覆。他說，其實治理傳染病，關鍵就是切斷傳染源，要發現一例消除一例，可如今病毒已出現新變種，情況接近失控，如果政府仍不採取強硬的措施，明年英國可能還要在不停地制定新的抗疫政策之間徘徊。

曾擔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主編的老魏，從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倫敦封城那天開始，便每天以圖片加文字的形式撰寫「倫敦日記」，記錄疫下生活的點點滴滴，其中寫道：疫情放大了孤獨，強化了孤獨，讓有工作的人，在家工作，遠離同事；沒工作的人，在家閒着，遠離朋友；有家庭的人，天天面對同樣煩躁的家人；沒有家庭的人，天天面對自己孤獨、沮喪的影子。這些話，是不是說出了很多人的感受，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我讓他談對二〇二一年的看法，他反問：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肆虐了三年多，全球死了五千萬人才消失，原因也許是病毒掃遍了地球的所有角落，實在找不到下一個健康的宿主才結束，那麼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呢？西方人如今把所有希望都放在疫苗身上，但疫苗能夠承擔徹底終止疫情的重任嗎？

他又補充道，「我不是悲觀主義者，無非是想猛擊一掌，打醒沉睡的、樂觀的、輕敵的人，回顧歷史，我不僅不悲觀，反而謹慎地樂觀。」他說，美國《時代》雜誌封面文章曾以「有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年」來形容二〇二〇年，他建議我去看英國著名雜誌《旁觀者》發表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說二〇二〇年是有史以來第四好的一年」，從中能讀到「隧道盡頭的曙光」(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 常春藤帳篷大學

世界名著《十日談》鮮少有人不知道。那場大瘟疫黑死病幾乎讓整個歐洲元氣大傷。眼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讓美國人已經整整躲了十個多月，而且這場「躲」還沒見到曙光：雖然大家都相信病疫過後也會有形形色色的《十日談》《百日談》好寫，但美國的抗疫看似應該還有很長一段暗路要走。

在這種危機的情形下，外界人們肯定想知道疫區的高校是怎樣度過這至暗時刻、又是採取何樣的策略來防禦並抵抗可惡病毒襲擊的？作為漩渦震中零距離感受這場悲壯戰役親歷者，我們是在不經意間體驗並創造着歷史。幾十年或百年後回憶中，這點點滴滴都應該是可貴的史料。

去年春天疫情襲美時，高校都手足無措驚慌了一陣。很快大家進入了臨戰模式。各個高校都在探索。有提議封校的，有要繼

續堅持上課的，隨着疫情風暴席捲全國，很快就全部有了共識：不能採用傳統授課模式，必須探尋新路。緊接着，就幾乎不約而同地開始進行網上授課，全美高校瞬間轉成「電大模式」。

過了暑假，年輕人很容易「好了傷疤忘了疼」甚或傷疤未好就忘了疼，呼喊要返校。這對全美高校校長和決策層是個大挑戰。學生是大學的主體，也是美國高校最活躍、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針對他們的需求，整個暑期高校在研究各種模式以回應他們的呼聲。但直到開學前夕仍未能決定。因為疫情動盪起伏，你就無法定讞任何法規。猶記那幾天校方朝令夕改、每天收到各種諮詢表格要填報、各種法規要遵循以及各種措施要執行。從恢復傳統教室到繼續全網授課到「半網半教室」的模式都探討過。

但熾烈的疫情不容你含糊，它不討價還價，直接逼得大學節節敗退。聯邦和州、市的法規就逼得大學仍然須退守到全部線上教課的「電大模式」。

可是，青春是關不住的。世界各地學生眾聲喧嘩要返校的呼聲捂不住。常春藤高校相繼出台學生交叉輪流返校的規則，根據年級、學業需求迫切程度等等細節制定學生错峰返校。為此，各高校利用暑期忙活了個底朝天：全部置換各種校園設備以適應防疫要求，改造所有學生宿舍為單人居室並租用鄰近旅館及居屋以彌補隔離所需之每人單間的規定。這方面耗資巨大，但學校要保護師生和學術資源，須不惜血本執行。

此外，學校規定不得進入教室和傳統會議室等交流場所，以阻斷感染源。秋高氣爽時學生當然可以在露天校園或陽傘下圓桌

區。但秋風驟起，學校就不得不請專業公司在校園搭起了巨大的帳篷，以作為學生必要的臨時自修和休憩、交流場地。帳篷為防疫需要八面通風，但裏面有大功率暖氣供暖不致使人感到寒涼。一時間，原美麗的草地變成了游牧類部落模式。歷史上美國大多高校沒有經歷過大規模戰亂和流亡，沒想到眼下病魔倒使它領略並補上了危難救急這一課。

其實，僧多粥少，校園有了帳篷未必能解決所有人的問題，但是大家卻能由此看到校方不遺餘力努力的姿態，它成了非常醒目的校園一景；也表示着災難並不能抵擋學校弦歌不息頑強防疫的意志。

這是一種決心，也是一種悲壯。我們致敬風中的樹葉，致敬帳篷中掙扎着學習和教書的師生們。大家相信，常春藤，明天春風再起時，它還會綻放出新鮮的葉子……



東西走廊  
海龍